新新新聞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貳拾叁年叁月廿八日(星期三)

第[illegible]號 社址 東御街 [illegible] 發行 [illegible] 印刷

訂報價目 城中每月 [illegible] 全年三元八角 外縣每月郵費一角五

清血追毒丸 北京特效品 淋治各種惡瘡楊梅 每服立止痛苦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能濟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 內有說明訪單遵服勿誤 成都市總經售處總府街寰通藥房 和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同泰堂 城守大街東壽春藥房 鹽市口街華榮藥房

智育影院 三月廿八日演 **母性之光**

大光明 三月廿八日演 **最後之愛**

廣東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 五淋白濁皆能普治 三日止濁 七天除根永不翻發 諸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 每瓶定價大洋五角 總經售 生生藥房 壽春藥房 華榮藥房 代售

曾錫成 專治 婦女乾病 男婦危險 內症 有驚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笑笑 [illegible] 本報經售 外縣加寄費 郵票代價 每部四角五仙

好煙 [illegible] 物美價又廉 吸者名譽好 開設在春熙路十多年

頌揚戒煙聖醫 黃遂良君 徹底戒絕一切身心嗜好 不拘男女歷年 成都東大街安里五號 [illegible] 王竹森 [illegible] 柏森

祭艾霞文（續） 柳絮

[illegible]女士臨終猶以撒奚語：『人生是痛苦的，吾今已滿足了』。描詞矛盾，僕深不解。夫女士既知人生是痛苦，當不宜於自殺；惡生勝樂死，成爲千古哲語。女士明澈，豈致誤認自殺爲擺脫痛苦之工具耶！此僕又不解者二也。

『一切都是欺騙』，爲女士最後之憤懣表示。人心詐偽，固堪痛恨；情場失意，尤足傷懷，然以女士之透澈，何必固執若此。愛情曇花，已成明例，況女士對此，本抱悲觀。『現代一女性』，既爲女士創作，極應以片中主人葡萄之失戀，奉爲金鑑。何女士見不及此，重蹈覆轍。則片中所指何在，所導何在，豈此片爲女士痛恨對暴露象男性醜惡所作乎？

且女士嘗語人：『戀愛是痛苦的化身，不過多穿了一襲美麗的外衣。在大時代的序幕下，青年們不要做這個緋紅色的夢吧。』由此揆測，已可窺見女士對戀愛之認識，及所抱之態度。然則女士之自殺，另有別情耶？此僕又不解者三也。

以上種種，迷離撲朔，女士自知，其[illegible]以夢[illegible]盼[illegible]之餘，[illegible]陳數言，爲女士告。胡真寄慰先生之女公子，一自殺而入九泉，有女士急起直追，大千世界伴，諒不寂寞。

界[illegible]少摩登二女，枉死城中，將增含怨——我想女士也未必是甘心自殺——一雙鬼。惟自殺之風一開，深恐追跡效尤者源源而來——我最慮的是崇拜——也可說是迷戀艾霞的人們，不要爲愛慕而去跟蹤——則其患何堪設想。彼等無知，似母嚴責。女士時代之爲影壇之翹楚傑物，而乃開此惡風，罪難逭逃。女士有聞，其當深悔。惟死者已矣，生者當戒。僕亦影迷一份子，爲愛女士，敢不欲增長其罪惡，爲時代爲警告於後來者曰：

自殺可慘，爾等弗來。執迷不醒，九生永墮。有情自殺，還識難免。爲窮自殺，示弱何堪。爾等青年，正大有爲。環境雖惡，奮鬪可也。人類雖詐，肉搏可也。爾等謹記，慎毋蹈轍。（完）

更正

逕啓者：貴報十二日所載峨嵋縣屬青龍場，女妖金某吃人新聞一則，內容涉及鄙人。得閱之餘，不勝詫異。查鄙人與金某雖係同鄉，但素不相識。且鄙人現已由峨來省，不識該項新聞胡爲而生，想係奸人煽惑所致。希貴報予以更正爲盼。朱大文啓 二十四日

太太的研究（二） 氷伍

往往想到（太太）這名詞，覺得前人替有錢有勢的人的老婆起名爲太太，很合實情，而幽默。太者，因爲太太不得了。太甚也，如太甚是，又古也，爲太古是，又合古。這些以外，她們不知什麼，爲可這樣，古人對有錢有勢的人的老婆，有（太太無情）的意思，所以所謂（太太）者，就是甚而又甚，古而又古，無情而又無情的；換過來說，就是而狠又狠，舊而又舊，無情透頂的傢伙。古語有「女子[illegible]天下之禍水」，也[illegible]這無異說女子是真個幽默稱名，以包含不狠舊、無情絕頂的（太太）的雅號。拿現實來說，窮小子要討老婆難，而位有勢的大老討姨太太，易於反掌。[illegible]是很舊，無情絕頂的（禍水）不可近得，近之，禍就近身。試看古來許多帝王的國家與生命，部二十四史，就能找到很多事實，豈不是都斷送在兩片櫻唇，而斷送的因爲（太太）都是崇拜金錢、喜虛榮，好勢利的，除了[illegible]

武俠長篇小說 翡翠塔 豔翠女士著 「禁止轉載」

第二回 鄧俠士村店聚義 黃遺臣洪門[illegible]

余國棟雖然滿腹文章，因他祖人是大明之臣，仕於揚州，清滿入關，揚州全城殺了三天三夜，祖人攜代珠寶，逃到登豐，隱姓埋名，死時遺訓下家庭：凡是余家子孫，只可讀書知禮，不能爲清朝之臣。故余國棟不應滿清之試，只常同三五知己談心下棋。那日余國棟正在後園與兒子余良，正在後面亭子上，關[illegible]家務，忽見余福走來站着稟道：「現在黃老爺前來會老爺」，正在花廳等候，看老爺出來。余國棟笑道：「你快快出去請他進來」。那余福當下站身起來，余國棟見余福去後，當下站身起來，急就出來迎余福當，退了出來，余國棟[illegible]。黃氏說道：「時間不早了，我出去會朋友們，你們娘母要[illegible]就回房中。」黃志遠走了進來，說吧，余國棟對直來到[illegible]面客堂[illegible]把門[illegible]，一撈，望見黃志遠坐在炕床上，滿面現出青色，[illegible]言不發，[illegible]

紀實滑稽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三八）

第十六回 萬急電挾嫌告密 一聲雷下令拘人

便重向玉帥稟告道，劉佮與四姨的事，都是高柏做的撮合山。玉帥大怒道，這班都是淫棍，一起拿了，等我回來發落。這也是高柏的前世冤孽，他和金鳳不過相識罷哩，何嘗做過撮合山，就是金生本也無害他之心，祇因他們倆常在一處，霍地想起了斬草除根之念，輕輕一言，竟把他老命送掉。這也從那裏說起。當下金生奉了玉帥的密令，搭車趕回津門，逕赴督署向二姨報告佳音，末了說道，倒是四姨素來和我直接談話，我今奉玉帥命去送，只怕她不信，將若之何。三姨太笑道，哥哥你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了，何必勞你的大駕，只消捏造一個譯出的假密電，叫這署裏聽差送去好哩，不過連累劉高二佮受罪，似乎良心上說不過去。你去拘捕，悄悄地關切二佮，趕緊找大有力的設法營救，他們還只道你是好人哩。兄妹倆商量停當，金生便擬就一紙假電報，派當差的送往金宅。由朱媽接受拿入內室，遞給金鳳，說是署裏送來的。金鳳連忙拆看，見是萬急密電，上面寫着「守[illegible]有小恙，四姨速來德州行轅。玉印白」金鳳不敢延挨，立刻上[illegible]收拾行李，告別老母，帶同女傭，由兩個護兵送往車站。站長見是督署內眷，特地用花車送往德州。那知到了德州行轅，卻不見玉帥，由當差的迎入裏邊，說玉帥因前敵吃緊，趕往佈防，有命歸姨太太等候在此，大帥就回來的。金鳳便在德州暫駐。要知玉帥並未赴前敵佈防，他因茲事體大，暫時避面，暗地派心腹向隨來二女傭誘供。那女傭習慣，最善在背後議論女主人的劣跡。當下朱媽便把四姨私劉佮如何由遊，如何贈約指，一是一，二是二，向那親隨和盤說得明明是道。趙福很難異的問道，你是親眼瞧見的麼，還是傳來之言，雖則我們是閒話白嚼，假使四姨名節，不能瞞說的啊。朱媽拍着嘴說道，誰來騙你呢，他們倆同車出遊，瞧見的不知道多少，甚至於他的指戒，難來曾目睹，但要那枚大鑽戒，現在不在四姨手上，卻套在劉老爺無名指上哩。趙福又問道，他們倆既然這樣要好，必然還有進一步的私情苟合，你且踏過沒有。朱媽笑答道，常言說，姦不通父母，盜不通隣，何況我們是女傭，她們若有私情苟合，當然要避着我們幹的，怎肯落我們眼裏呢。趙福問道，你是時刻不離四姨的，那末劉老爺佮香和四姨出去開房間，管否在四姨房間裏留宿，這是瞞不過你的。要欲知朱媽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花會專車 二十五日(星期一)開駛 價廉穩速 購票乘車在南新街本行

請敎楊顯天先生
每夜主講唐代長篇愛國小說
精彩 玉獅帶 全部
地點會府西街白家祠茶社
連夜講演風雨不改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賁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鄙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愈於一旦，現己恢復原狀，黃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孕乾病血症，莫不着手生春，相病發藥，食後兩分鐘卽愈，有意想不到之抄，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生學士，治病之方，俱不見效及之速，令人驚黃君也，茲特表佩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沉疴，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己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票郵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浪路會
失熱河　遼王詞
報新湯　遇良學
良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毛國出洋　學
良過關　生瘡上路
花先賤　文學街
渓屍　滑款　劉
鄧爾軍大戰壯河
成都新聞經售
魯笑俗啓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癬九子瘰癧大小瘡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六回　鄭鼎大戰黎彥虎　徐翬潼關二上墳

參軍有令，命鄭鼎代兵三萬，到大安之左，緊紮營房，限定每日添竈千口，輪流燒水晝夜不息，揚言出外，月內大破虎豹兵，鄭鼎聞令，心中疑惑，不敢違令，只得代領精兵繞到山左，深溝高壘，緊紮營房，每日命軍士添竈燒水，不到半月，已有幾萬口竈，晝夜燒水熱氣沸騰，直冲霄漢，大安山之右蒲鸞英也是代領一萬，與鄭鼎一樣每日添竈燒水，衆軍揚言，說是鍋內在煉法寶，月內大破虎豹兵，唐營細卒，探聽此項消息，密報魏朝賢，魏朝賢好生驚疑，立請白巧爾商議，說大安賊子揚言月內，大破虎豹兵，山之左右，鍋竈密佈，晝夜蒸氣上騰，不解是用何法，請問丞相，你這虎豹兵，可有制伏之方，白巧爾聞言，心中驚疑不定，暗想敵人添灶燒水，這是怎樣破法，魏朝賢也是在鍋灶上着想，兩人苦思，想不出大安山，究竟如何來破，白巧爾道，我的虎豹兵，敢說無有破法，但是怕遇火燒，則可機人死後，機械便不靈動，至於陷坑戰壕，更不足懼，雖然撲下，自會騰起，說完低頭想了一陣，搖頭笑道，賊子燒鍋，未必他用開水淋潑，魏朝賢急道，虎豹兵怕開水淋嗎，白巧爾笑道，那有這宗笑話，刀槍亦不懼，怎麼會怕開水，魏朝賢道，這就奇異了，大安賊，究用何法來破呢，兩人晝夜思量，一心專注在鍋灶上面，尋想破法，看看一月將滿，魏朝賢向白巧爾道，大安賊鬼計多端，倘虎豹兵出戰，我們不可向有鍋灶的地方冲殺，諒想無害，白巧爾也以爲是，當卽傳令黑達花蘇，以後作戰，虎豹兵務必連爲一氣，不可分散，專注一點冲殺，黑達花蘇遵令，離大戰日期，只有三日，這時李義，遣黑賽花密令，器械已經製齊，預先選定精兵三百，傳他飛騰蹤跳，逐日由蕭方李青，教演破虎豹兵之法，各兵練習純熟，專候大戰，不提，却說鄭鼎蒲鸞英，各代精兵三萬，加以白黑飛虎六千，逐日添灶燒鍋，已將大安山左右兩翼，成爲灶林，晝夜發水燒鍋，熱氣凝聚，白霧漫天，到了一月，約計十萬多灶，將大安左右，幾乎封閉，只留正面戰場，蒲鸞英奉令照辦，也莫名其妙，全山英雄，莫不疑心細問李義，李義亦稱不知，衆人堅要李義說出，李義笑道，參軍自有破法，諸位何必心急，且候明日，一見自知，此時說破，倘走漏消息，如何是好，衆人見李義不說，又去轉問張豹，張豹道，我曾經問她怎樣破法，她只不開腔，我見她病重，也不好再問，衆人聞言，忘自猜疑，有的說參軍連日作法，欲用孫氣，凝結成雲，明日大戰時，冰用雷電，炸死虎豹兵，又有說鍋內，煮的藥水，一日煉成，無論鋼鐵，沾着藥水，立卽化爲烏有，又有說鍋內製煉毒氣，臨陣施放，敵人觸氣卽亡，自此話傳出後，魏朝賢更是大驚，急與白巧爾商量，白巧爾亦十分納悶，心旌搖七，反不能自主起來，便問魏朝賢道，大軍師不必着急，我造此機器，自有把握，不既識大安賊子，製煉藥水毒氣，此亦不妨，我當設法避開就是，并且現在，我又造有一種利器，名爲轟山雷車，萬一虎豹兵失利，亦不足憂，不到一月，可成四十架車，若有三百架車，便可將大安山掃爲平地矣，魏朝賢聞言，方轉憂爲喜，拜令杭州節度使馬桐萱，加派工人，加工趕造轟山雷車，不提，却說黎壽山，同黎彥虎三人，傷已全愈，看見明日大戰之期，真不歡忻，恨不得出馬報仇，打死鄭鼎，與二人商量之明，陣前，三、如何合力，大戰鄭鼎，務必生擒回營，方消此恨，到了次晨，兩軍金鼓齊鳴，兵出旗門，排開陣式，但聽機器發響，有如雷鳴，轉瞬間，二百九十架虎豹兵，已機到陣前，

摩登女性之素描

今人之稱女人之時髦者，輒指而目之曰，某也摩登，某也摩登，余因而得摩登之學焉。

所謂登摩女性者。豔服濃裝。分花拂柳。錦衣繡襖。鏤月饑雲。一履一襪之微。亦必鉤心鬥角。盡能極姿。甚有袒胸出臂以矜奇。赤足露膚以耀異者。肥臀顫動。查銷柳眞之魂。明線微呈。足醉魯男之魄。觀其形。已神迷目眩。心蕩意消。近其身。則麝馨蘭芬。更使筋酥骨軟。任蜂行注目之禮。浪蝶起染指之心。卽使蒼髯老叟。皓首匹夫。一見而鶯髏。再看而魂消。三看而忘其非禮勿視。四看而惟心所欲。五看而垂涎三尺二寸長矣。于是曾之爲社會之星。冠之曰交際之花。蜂攢蟻聚。波譎雲詭。曾不知顛倒多少衆生矣。故本人亦大者摩登隊中。惟我獨尊。粉黛羣中。鳳毛麟角。而不知時代之流毒。已深病人膏肓矣。若問其家政。所答俱非所問。以而拖不問不聞。不顧不顧之旨。誠然。彼等所心求者。豔裝耳。玉食耳。遊樂耳。消遣耳。戀愛耳。尤以三角戀愛。四角五角。六七八角戀愛爲彼等之慣技。其他主要者。打拉司耳。嗚呼。噫嘻。舉世滔滔。盡入夢之。艮此以往。社會必致阮陸。可賓之一般摩登密司小姐等。其無改治摩登之病乎。雖然。予仍虔心期望也。

歷史長篇

玉芙蓉

有著作權 禁止轉載

嘯天編著
奕俗校正
（七三）

俠義小說

第三回　朱厚照相府見忠良　馬孟熊京城搜太子

用手將頭上汗揩了，依然將冠帶好，站在那園中，把頭兩擺，嘆了一口氣道，奸賊好凶呀，今夜也是我徐溥，若是其他人等，必然不了，心中暗想，倘若今夜將太子搜着，這陣府中，不知鬧到什麼地步，想至此心中一酸，不由老眼中落下淚來，只得向衆家將把手一揮，衆家將退了出去，徐溥卽命徐忠，燈籠打着，引路直向玉書樓走來，一到樓下，徐忠把鎖打開，推門進去，上得樓來，徐忠用燈籠把照，只見太子同郭嘉，對面抱着，並任一團，嚇得人事不知，徐溥見此慘情，兩淚長流，急忙向着太子帶淚喊道，千歲老臣徐溥在此，厚照聞聽有人在喊，才驚轉來，睜開雙眼一看，果是徐溥，當時兩眼一紅，哭道老相國萬不想我朱厚照還在呀，徐溥一面帶哭答道，千歲馬賊已去遠了，千歲不必膽懼，一面將太子扶起，厚照太子同徐溥一看，郭嘉還睡在樓板上，連動也不動，嚇得大驚，急忙上前埋頭叫喊，因郭嘉年老，不比太子，喊了好一陣，才見郭嘉兩眼微動，熱淚長流，哭時哭出一聲，連說嚇死人呀，徐溥趕忙道，老公公不要啼哭，千歲都在這裏，郭嘉把氣緩過，睜開雙眼，太子忙上前將他扶起，郭嘉代哭道，這般奸賊，眞是利害，他就曾知道我同千歲，在丞相府中，這樣看起來，必難早設法，離京方好，不然恐怕難逃奸黨之手，徐溥急道，老公公請不要着急，走到前面商議，徐溥吩咐徐忠，打着燈籠，代路下樓，依然將樓門鎖了，三齊來到密室內，落坐人人面代淚痕，徐忠捧上茶來，徐溥向太子同郭嘉道，老公公時才所言，逃出京城，却是上策，但明日城中，必然清查，城門更加嚴緊，若還出去被賊擒着，未免不値，依老臣所想，不如留住兩日，使清查不甚嚴緊，那時設法出城，逃走別省，藩府暫住，以後起兵殺回京城，除却一般奸黨，豈不好嗎，厚照太子代淚道，老相國之言，雖是不錯，若還奸賊二次前來清查，如何是好，徐溥聞聽太子這一問，當下低頭一想，答道想來無有大害，縱然再來清查，老臣臨時自有道理，千歲不要害怕，郭嘉也說道，千歲亦要知道，事到如今，只有憑命闖去，在丞相這裏，比較別處少些危險，三人談七說七，天已大明，一聽城中人聲十分嘈雜，徐溥吩咐徐忠出去，命家將各處打聽消息，火速前來回報，拌命廚房，預備早羹，徐忠去後，不多時來報，萬歲聖旨下遽，全城搜查太子，與老公公，連城門都不准開，城中不論軍民人等，家家都要清查，徐溥聞言，心中雖是着急，面上還強作笑臉道，他在清諒也再清不到我相府來，徐忠你到廚下去守候，把羹送來，徐忠聞命，應「一個是字，退將出去，徐溥同郭嘉，勸了太子一番，徐忠已把羹湯送進房來，徐溥接着，親自俸了一盌與太子，徐溥同郭嘉各自捧着一碗，君臣三人將將用畢湯羹，忽見管家徐孝貞跑進房來，滿面驚恐，垂手稟道，